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理念论导论  
下册

〔德〕保罗·纳托尔普 著  
溥林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理念论导论

下册

〔德〕保罗·纳托尔普 著

溥林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理念论导论(全二册)/(德)保罗·纳托尔普著;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ISBN 978-7-100-16400-9

I.①柏… II.①保…②溥… III.①柏拉图(Platon  
前 427-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 IV.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751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理念论导论

(全二册)

〔德〕保罗·纳托尔普 著

溥 林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400-9

---

2018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3 $\frac{1}{4}$

定价:115.00元

# 下 册

## 目 录

第十章 《蒂迈欧》和《法义》	639
1.《蒂迈欧》	639
1) 世界的创造者和理念 (27D—30B)	641
2) 三个原则 (35AB)	651
3) 所谓质料和空间 (48E—52D)	660
2.《法义》	680
1) 灵魂的特权 (889—899)	685
2) 数学和天文学 (817E—822C)	690
第十一章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697
1. 逻辑学和心理学	706
2. 形而上学	721
1) 对实体概念的奠基 (《形而上学》第四卷 第3和第4章)	731
2) 实体和形式 (《形而上学》第七卷)	737
a) 形式作为定义	738
b) 形式作为生成之解释根据	751
第十二章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批评	759
I. 在其源始形态中的理念学说	760
A. 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基本关系	760

B. 理念对于解释现象的贡献 .....	775
II. 理念学说在后来的变形。大和小，理念数和一 .....	784
A. 学说之内容 .....	784
B. 亚里士多德的批评 .....	801
1. 自在自为的数学性的东西 .....	801
2. 理念数 .....	809
反批评附录（1920） 逻各斯-灵魂-爱洛斯 .....	830
说 明 .....	936
关于第一章 .....	936
关于第二章 .....	954
关于第三章 .....	956
关于第四章 .....	962
关于第五章 .....	962
关于第六章 .....	964
关于第七、八章 .....	968
关于第九章 .....	969
关于第十章 .....	970
关于第十一、十二章 .....	970
附录一 专名索引 .....	972
（一）人名和著作 .....	972
（二）期刊和论文集 .....	981
附录二 德语-汉语术语索引 .....	982

附录三 汉语-德语术语对照 .....	1026
附录四 拉丁语-汉语术语索引 .....	1052
作为哲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的保罗·纳 托尔普 (代译后记) .....	1053

## 第十章 《蒂迈欧》和《法义》

### 1.《蒂迈欧》

这部作品的困难，在其辩证法的内容上主要涉及对下面这两者的严格区分，那就是：一个要被看作知识性的理论，另一个 356 则要被看作思想的自由游戏（尤其见 59CD<sup>①</sup>）或者对不同等级中的各种单纯的可能性的阐述。而且还一般地明确划出了两者的分界线。所有那些涉及永恒持久的诸原则的东西，自身也应持久和不容更改地起着作用；反之，所有那些关乎单纯摹本性的生成的东西，自身在其作用上也应被视为可变化的，仅仅被视为真实东西那或多或少近似的摹本，至多被视为或多或少是可能的（29B—D<sup>②</sup>，关于 πίστις [信念] 和 ἀλήθεια [真] 之间的区分，参

---

①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59c7—d2）：当一个人为了休息（ἀναπαύσεως ἕνεκα）而把关于诸永恒是着的东西的那些逻各斯（τοὺς περὶ τῶν ὄντων αἰετὸς λόγους）放到一边、通过考察关于生成的那些可能的逻各斯（τοὺς γενέσεως περὶ εἰκότας）而获得无悔的快乐时，他在其生活中制造了一种适度的且明智的消遣（μέτριον παιδιὰν καὶ φρόνιμον）。——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9b2—d3）：在所有事情上，最重要的是根据本性（κατὰ φύσιν）取得其开端（ἄρξασθαι ἀρχήν）。因此，关于摹本（περὶ εἰκόνοσ）和关于它的范型（περὶ τοῦ παραδείγματος αὐτῆς）也必须加以区分，因为作为这〈两种类型的〉东西之解释的逻各斯同这〈两种类型的〉东西是类似的。关于固定的、牢靠的、通过努斯而被看清的东西（τοῦ μονίμου καὶ

见《政制》511E<sup>①</sup>，533E<sup>②</sup>。此外，《斐勒珀》59AB<sup>③</sup>提供了最近似

βεβαίου καὶ μετὰ νοῦ καταφανοῦς)的那些逻各斯,其本身也应是固定的和不变的(μονίμους καὶ ἀμεταπτώτους)——这些逻各斯是不可反驳的和不可战胜的(ἀνελέγκτους καὶ ἀνίκητους),这点对它们来说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相称的,它们不应当缺乏这点;反之,关于模仿范型而被做出来的、作为摹本的那种东西的那些逻各斯,其自身也只是可能的,它们同前面那些逻各斯具有这样一种关系,那就是,真之于信念(πρὸς πίστιν ἀλήθεια),犹如所是之于生成(πρὸς γένεσιν οὐσία)。所以,苏格拉底啊,关于诸如神和万物的生成(θεῶν καὶ τῆς τοῦ παντός γενέσεως)等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一再地不可能给出在各方面完全与其自身相一致的和准确的逻各斯,那么你不必感到吃惊。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出一些和其他可能性差不多的可能性(εἰκότας),我们必定会已经感到满意了;因为我们记得,作为发言者的我和作为评判者的你们都具有属人的本性(φύσιν ἀνθρωπίνην),从而关于这些事情适合接受可能的神话故事(τὸν εἰκότα μῦθον),不必寻求在这之外的东西。——译者

① 参见柏拉图《政制》(511d8—e4):最高的是智性直观(νόησιν),第二是思想(διάνοιαν),把第三叫作相信(πίστιν),第四为猜度(εἰκασίαν);并且请你根据比例来安排它们(τάξον αὐτὰ ἀνὰ λόγον),你认为它们〈各自〉分有了多少清楚(σαφήνεια),那它们〈各自〉也就分有了多少真(ἀλήθεια)。——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政制》(533e7—534a5):把第一部分叫作知识(ἐπιστήμην),第二部分为思想(διάνοιαν),第三部分为相信(πίστιν),第四部分为猜度(εἰκασίαν);并且把后两者合在一起叫作意见(δόξαν),把前两者合在一起叫作智性直观(νόησιν);意见关乎生成(δόξαν περὶ γένεσιν),而智性直观关乎所是(νόησιν περὶ οὐσίαν)。并且所是如何之于生成(οὐσία πρὸς γένεσιν),智性直观也就如何之于意见(νόησιν πρὸς δόξαν);而智性直观如何之于意见(ὄησις πρὸς δόξαν),知识也就如何之于信念(ἐπιστήμην πρὸς πίστιν)以及思想如何之于猜度(διάνοιαν πρὸς εἰκασίαν)。——译者

③ 参见柏拉图《斐勒珀》(59a7—b9):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中这种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关乎那些永恒是着的东西(τὰ ὄντα αἰεὶ),而是关乎那些正在生成(τὰ γινόμενα)、将要生成(γενησόμενα)和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γεγονότα),是这样吗?普罗塔尔科:非常正确。苏格拉底:如果这些东西中没有任何一个曾经保持过、将要保持和现在正保持着同一的话,那么,我们会说它们中的某个能在最严格的真上(τῇ ἀκριβεστάτῃ ἀληθείᾳ)变



的类比)。但是,几乎所有、至少是一些同原则学说极其紧密地相联系的东西,事实上都以这样一种形式被给出,那就是对世界的创造、即对生成进行一种叙述性的介绍。因此,下面这些在各方面都依然只能是猜测,那就是柏拉图想把多少东西和什么东西作为知识性的论题加以捍卫,而会把什么作为神话直接让它接受批评。除了下面这样之外,在此没有任何其他可靠的裁断,那就是小心谨慎地将之同柏拉图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其中我们最后讨论过的那三部作品立即表现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与之离得最近,它们是:《智者》《政治家》和《斐勒珀》。在所有这三部作品中,已经触及到了世界的产生(Weltentstehung)——因为甚至人格性的世界的创造者、造物主已经被引入了——或者世界的创造(Weltschöpfung)之主题。因此,我们首先会觉得完全是轻车熟路的。

### 1) 世界的创造者和理念(27D—30B)

我们在《蒂迈欧》中遇到的触及原则学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把造物主理解为谁或什么?亚里士多德明显在下面这个意思上半讥讽地抛出了该问题:在柏拉图那儿,劳动原则(das werktätige Prinzip)(τὸ ἐργαζόμενον[进行劳动的/进行作工的])<sup>①</sup>同理念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不清楚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9章,

---

得清楚吗?普罗塔尔科:那怎么会呢?苏格拉底:那么,在这些从未获得过丝毫稳固性的东西那儿,如何能够为我们产生出某种稳固的东西?普罗塔尔科:我认为绝不可能。苏格拉底:因此,关于它们,既没有努斯(νοῦς),也没有某种包含着最真实的东西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普罗塔尔科:似乎确实没有。——译者

① 这是字面翻译,也可以译为“作工原则”,其实指的就是“创造原则”。——译者

991a22<sup>①</sup>)。就《斐勒珀》来说,这一问题已经向我们作出了回答;并且我们相信该答案也能直接给予《政治家》。剩下的是要检查,是否同样的解决面对《蒂迈欧》依然成立,或者是否在这儿还必须要找到某种另外的解决之道。下面这点就其自身来说或许绝非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柏拉图从《斐勒珀》以后就可能已经改变了357了他对于这点的意见,尤其因为我们无法可靠地知道这两部作品之间的时间距离。如我们惯常做的那样,我们会严格地遵循文本。

〈一方是〉异于所有生成的是,〈另一方是〉决不是的生成者;前者是思想之事情并且有着可靠的根据,后者仅仅对于意见和不追问根据的感觉才变得可通达。正如不久前在《斐勒珀》(59)中所遇到的那样,它们在这儿也截然对立;但同样在与《斐勒珀》的紧密一致中(26E<sup>②</sup>,参见《智者》265B<sup>③</sup>,《政治家》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9章(991a19—27):根据人们习惯说的任何方式,其他的东西都不可能基于诸埃多斯(ἐκ τῶν εἰδῶν)而是。而说它们(译者注:即诸埃多斯)是范型(παραδείγματα)、其他的东西分有(μετέχειν)它们,这只是空谈(κενολογεῖν)和说些诗性的比喻(μεταφορὰς λέγειν ποιητικὰς)而已。因为那着眼于诸理念来进行作工的(τὸ ἐργαζόμενον πρὸς τὰς ἰδέας ἀποβλέπον),究竟是什么?某个东西能够是相似于(εἶναι ὅμοιον)和变得相似于(γίγνεσθαι ὅμοιον)另外某个东西,即使它并未模仿那个东西,以至于无论苏格拉底是或不是,一位如苏格拉底那样的人都能够生成。同样明显的是,即使苏格拉底是永恒的,〈情况也一样〉。——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斐勒珀》(26e2—4):请你看看,你是否认为所有被生成的东西(πάντα τὰ γινόμενα)都必然是通过某个原因(διὰ τινα αἰτίαν)而生成的?——译者

③ 参见柏拉图《智者》(265b4—10)。客人:首先,创制术(ποιητική)应当有两个部分。泰阿泰德:哪两个部分?客人:一个部分是属神的(τὸ θεῖον),一个部分是属人的(τὸ ἀνθρώπινον)。泰阿泰德:我还是不大懂。客人:如果我们记起开始时所说的,〈就会发现〉我们曾说,一些先前并不是着的东西后来才生成出来(τοῖς μὴ πρότερον οὖσιν ὕστερον γίγνεσθαι),那成为其原因(αἰτία)的每一种能力(δύναμιν)就是创制的〈能力〉(ποιητικήν)。——译者

270A<sup>①</sup>), 对于生成来说接下来要求一种“根据”。<sup>②</sup>世界被生成出来了; 既然它是可感的和有形的(如《政治家》269DE), 因而它也必然有某种原因、有某位创造者和父亲——无疑难以找出他, 即使已经找到了他, 也不可能(足够可理解地)把他告知所有人。但目前仅仅一个假设就够了, 那就是他是善的(29E, 参见29A<sup>③</sup>, ἄριστος τῶν αἰτίων [诸原因中最善的]), 因而他也想把所有可能的善都赋予他的创造。或者, 在根本上这同下面这点是同义的: 他在创造世界时眺望那些永恒的原型, 并且模仿它们创造出世界; 世界那事实上的美和善(再次完全如《斐勒珀》一样, 这两个概念完全被把握为一)足以证明这点(28A—29A)。但是, 这种美和善(正如我们只能期待的那样)在于合法则的秩序。世界的创造等同于把法则秩序引入到先前无法则的运动中

① 参见柏拉图《政治家》(270a3—5): 宇宙有时被另外的神圣原因(ὕπ' ἄλληςθείας αἰτίας)所指导, 从创造者那儿再次获得生命并取得焕然一新的不朽。——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7d5—28a6): 根据我的意见首先必区分下面这点, 那就是, 什么是那永恒是着的(τὸ ὄν αἰεί)、没有生成的东西(γένεσιν οὐκ ἔχον), 以及什么是那总是生成出来的(τὸ γινόμενον αἰεί)、永不是着的东西(ὄν οὐδέποτε)? 那必须在思想中(νοήσει)借助逻各斯(μετὰ λόγου)而被把握的东西(περιληπτόν), 是始终自我同一地是着的东西(αἰεί κατὰ ταυτὰ ὄν); 而那在意见中(δόξει)借助无逻各斯的感觉(μετ' αἰσθήσεως ἀλόγου)而被以为的东西(δοξαστόν), 则是既生成出来又会毁灭的东西(γινόμενον καὶ ἀπολλύμενον), 永远不会以是的方式是着(ὄντως ὄν)。而所有生成出来的东西(πᾶν τὸ γινόμενον)必定由于某种原因(ὕπ' αἰτίου τινός)方才生成, 因为对于所有东西来说, 都不可能没有原因而获得生成(παντὶ ἀδύνατον χωρὶς αἰτίου γένεσιν σχεῖν)。——译者

③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9a5—6): 它(译者注: 即宇宙)是诸生成出来的东西中最美的(κάλλιστος τῶν γεγονότων), 而他(译者注: 即造物主)是诸原因中最善的(ἄριστος τῶν αἰτίων)。——译者

(30A;《政治家》273B—D)。秩序的确好于无秩序。此外,善意味着世界的合乎理性,其实根本地与之是同义的。而理性假设了有灵魂。因此,神通过赋予形体以灵魂、赋予灵魂以理性而创造了宇宙。由此世界是一种有灵魂的、有理性的活物(30AB<sup>①</sup>)。就诉诸总是持有这种看法的远古那些明智者而言(29E),它同《斐勒珀》(28—30;28D<sup>②</sup>)是一致的,它也同《智者》(鉴于从

---

①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9d7—30c1)。蒂迈欧:那么,让我们说出出于何种原因那位组织者要组织起生成和这个整全(γένεσιν καὶ τὸ πᾶν τόδε)。他是善的,在善中从不会产生出对任何东西的任何嫉妒;由于摆脱了嫉妒,故他希望所有一切都尽可能地近似于他。如果一个人要最为正确地进行接受,那就应从那些明智的人那儿接受生成和宇宙的这个最为决定性的本源(ταύτην γενέσεως καὶ κόσμου μάλιστ' ἀρχὴν κυριωτάτην)。由于神希望所有一切都要尽可能地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因此,当他发现所有可见的东西不是处于静止中、而是在杂乱无章地运动时,他就把它们从无秩序那儿(ἐκ τῆς ἀταξίας)带入到秩序中(εἰς τάξιν),因为他认为后者绝对地比前者更好。仅仅做最美好的事情,这对于至善者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合理的。因此,他通过考虑发现,在那些就其本性来说是可见的东西中,无理性的作品将永不会比那具有理性的作品更美——如果把两者都作为整体来进行比较的话——,而理性复又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缺乏灵魂的东西中。由于这种考虑(διὰ τὸν λογισμὸν τόνδε),他在组织宇宙时(τὸ πᾶν συνετεκταίνετο),在灵魂中构建起理性(νοῦν μὲν ἐν ψυχῇ),在身体中构建起灵魂(ψυχὴν δ' ἐν σώματι συνιστάς),以便他完成作工。其作品在本性上就是最美和最好的。因此,根据可能的逻各斯(κατὰ λόγον τὸν εἰκότα)必然会说,这个宇宙其实乃通过神的预知(διὰ τὴν τοῦ θεοῦ πρόνοιαν)而生成出来的一个有灵魂、有理性的活物(ζῶον ἔμψυχον ἔννοον)。——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斐勒珀》(28d5—9)。苏格拉底:普罗塔科啊,我们说主宰万有和这个所谓整全的,是一种无逻各斯和偶然的力量,并且仅凭运气呢,还是反过来如我们的祖先们所说的那样(καθάπερ οἱ πρόσθεν ἡμῶν ἔλεγον),努斯和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智(νοῦν καὶ φρόνησιν τινα θαυμαστήν)通过安排而自始至终地进行统治?——译者

理性推到生命和灵魂，249A<sup>①</sup>)和《政治家》(269D)一致。

而且〈对远古明智们的〉那种诉诸，以及普遍使用叙述性的形式（从前，因而在某个确定的时候，世界曾有一个开始，28B），立即提请我们注意：这整个起源上的描述，依照 29B 358 的普遍解释，不应被看作不可辩驳的、知识性的真。相反，仅仅那在该描述中基于纯粹的原则学说而被取作了前提并且仅仅被重铸入起源的形式中的东西，能够被视作不可辩驳的、知识性的真。但这无非是那在《斐勒珀》中通过严格辩证法的证明进程而得到奠基的东西，即所有的善和美，以及所有的确定的、具体的是和“生成为是”；同样地，所有的理性、所有的灵魂、所有的生命，尤其是宇宙的生命，都以单一且同一个最后的原则、即无规定的东西之规定为依据，简而言之以法则为依据。在这儿，这最后的法则已经几乎通过下面这点而被充分地暗示了：秩序必须进入到那往常无秩序的、无法则的运动中（κινούμενον πλημμελῶς [不着调地运动着]——μέλος [调子]就是法则）。因为秩序和无秩序（τάξις [秩序]和ἀταξία [无秩序]）之间的关系正如规定和无规定性（πέρας [限度]和

① 参见柏拉图《智者》(248e6—249a2)。客人：以宙斯之名，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会轻信运动（κίνησις）、生命（ζωήν）、灵魂（ψυχήν）以及明智（φρόνησις）真的不出现在绝对的是者那儿（τῷ παντελῶς ὄντι μὴ παρεῖναι）吗，它既不活着也不思考，而是庄严和神圣的、不具有努斯、屹然不动的吗？泰阿泰德：客人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承认了一种可怕的逻各斯。客人：但一方面拥有努斯，另一方面却不拥有生命，我们会说〈能有这种情形〉吗？泰阿泰德：那怎么会呢？客人：然而，既然我们说这两者都内在于它身上，那我们会说它不是在其灵魂中拥有它们吗？泰阿泰德：难道它还能以其他的某种方式拥有它们？——译者

ἀπειρία [无限]) 之间的关系一样; (《斐勒珀》26B<sup>①</sup>) 曾直接表达了该等同。就此来说在这儿没有留下什么不可靠的解释, 相反, 事实上通过同柏拉图的其他作品、尤其是同《斐勒珀》的不容拒绝的比较而给出了描述的意义。

但由此也已经回答了要把世界的创造者理解为什么这一问题。原因、最美者和最善者、作工的理性 (die werktätige Vernunft)<sup>②</sup>、父亲和创造者、神, 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不可能同规定之原则——就它那方面来说, 它与诸理念并不相同, 但同理念本身相同——相分离, 那就是: 它, 作为一种在诸理念旁边的存在者 (ein abseits der Ideen Existerendes)、一种具体的实体 (eine konkrete Substanz), 应同那些它仅仅着眼于它们来塑造世界的诸理念本身相对立; 在《斐洞》中被分派给理念本身的那种引起者 (das Verursachende)<sup>③</sup> 之角色, 被从理念本身那儿给拿走了, 并且被交给了一种独立于它、存在于它之前的元实体 (Ursubstanz)。<sup>④</sup> 亚里士多德的诸概念大概也不会承认, 在这种意义上“动力因”挣脱了“形式因”、力量挣脱了法则, 以至于诸理念仅仅在形式或法则的意义上、即在逻辑“基础”的意

① 参见柏拉图《斐勒珀》(26b7—b10): 俊美的斐勒珀啊, 因为这位女神自己定然注意到了所有事情中的放纵和全部邪恶都是由于无论在快乐中还是在满足中都缺乏限度 (πέρας), 于是她就在它们当中设立了具有限度的法则和秩序 (ἐν αὐτοῖς νόμον καὶ τάξιν πέρας ἔχοντ' ἔθετο)。——译者

② 作工的理性 (die werktätige Vernunft) 也可以译为“劳动的理性”, 甚至可以直译为“创造的理性”。——译者

③ verursachen 的一般意思就是“造成”、“引起”, 故 das Verursachende 也可以译为“造成者”。但要考虑它同 Ursache (原因) 的词源联系。——译者

④ 元实体 (Ursubstanz), 也可以译为“原始实体”。——译者

义上是原因，而那与之分离的神圣理性在一种进行着创生的实体之意义上是原因。相反，普泛理念之理念、合法则性之法则，或者无规定的东西之规定，仅仅通过下面这样才实现和引起生成，那就是诸理念、即诸特殊的规定性进入到无规定的东西中。<sup>359</sup>这种进入就是“生成为是”，它造成了发生（das Geschehen），它在奠基之意义上造成了它；正如所有的知识既不会发现也不会在其成熟的形式中寻找某种不同于法则的造成者。在《斐勒珀》中并未通过把根据之原则同规定之原则相区分而证明原因同法则相分离，在那儿对于这种“根据”来说，除了无规定的东西之规定这种概念之外，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概念；在《蒂迈欧》中也不会因塑造者同世界和他所着眼于的那种范型之间的对立而得出这种分离。理念本身（普泛合法则性〈之理念〉）实现自身，并且由此按照诸理念、即按照诸特殊的法则而造成生成和具体的是；它们<sup>①</sup>在一种早已熟悉的、显而易见的、因而尤其适合于形象地展示创造的比喻中被称作诸范型，根据它们在世界中形成了发生。

无论是在《蒂迈欧》中还是在别处，都无法为一种其他的解释找到某种可靠的依据。在《斐洞》——容易将之拿来作比较——那儿，通过理性或善而来的奠基和通过作为纯粹的逻辑基础的理念而来的奠基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不可能被理解为彼此排斥的对立，就在于在关于理念的诸例子中善本身处在最上面。在〈《斐洞》〉那儿也绝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意见：如果我们有着通过善而来的奠基，那么我们就能够放弃理念。相反，善

① 即“诸理念”或“诸特殊的法则”。——译者

本身是原因，乃是因为它作为理念，然而作为诸理念之理念；作为基础，然而作为诸基础之基础。因此，仅仅凭借它恰恰会一无所得。如果它不再是诸理念之理念，那它也就不再是任何东西。因而它不可或缺地需要特殊化入诸理念中，否则它作为原因一无所成。完全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塑造者需要各种范型，似乎没有它们，他的所有善和美都将不足以把某种善和美传给世界似的。

根据所有这些，我没能从《蒂迈欧》的创世论（*Weltschöpfungslehre*）中看到任何同理念的法则含义及其绝对卓越的作用的真正背离，该作用既不容许有比之更加源始的原则，也不会容许有与之一样源始的原则，它就是：全然逻辑性的东西之作用。同前面那些作品相比唯一可察觉到的不同是表达之不同。同柏拉图在其他地方所允许的相比，神话的形式（29D<sup>①</sup>）允许和特别要求对拟人化进行一种广泛的使用。但是，关于描述所采取的这种特权，我们拥有柏拉图本人一再提起的、直截了当的各种声明，而这些声明近乎让人感到疲劳地贯穿着整个作品。因此，如果在任何时候都如此，那么在这儿也一样，神话的外衣不是我们能够接受或不能够接受的一种猜想，而是有义务期待对之做出解释的一种文学上的事实。

宇宙由之被塑造出来的那种原型，对之更为确定的表达是：“可理解的生命物”（*νοητὸν ζῶον* [可思想的生命物 / 可理解的生

①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9c8—d3）：我们记得，作为发言者的我和作为评判者的你们都具有属人的本性（*φύσιν ἀνθρωπίνην*），从而关于这些事情适合接受可能的神话故事（*τὸν εἰκότα μῦθον*），不必寻求在这之外的东西。——译者



命物]，<sup>①</sup>在该名称之下，还有  $\delta \xi\sigma\tau\iota\nu \zeta\tilde{\omega}\nu$  [是着的活物]，39E<sup>②</sup>；实质上就是 30C—31A 所说的)，它在《斐勒珀》中有其基础。在《斐勒珀》那儿证明了人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从宇宙那儿取得了其形体的质料以及其形体的所有功能（ $\delta\acute{\upsilon}\nu\alpha\mu\iota\varsigma$  [能力]，29BC），尤其是它们从生命、灵魂和理性那儿所拥有的（那些功能）。于是，在宇宙之原型那儿想到的是所有那些属于任何一种有生命物作为有生命物的东西的典范，不仅仅想到了普泛生命物这一无规定的普遍概念，而且想到了所有根本的生命之条件（*Lebensbedingungen*）中的各种合法的基础之联合；因此，于其中<sup>③</sup>既为形体的诸元素也为那些相应地接受了这些元素的有生命的东西之主要种类（*Hauptklassen*），提供了理想的根据。因此，可理解的生命物同“可理解的世界”相一致，后来的一些人仅仅把后者作为更为清楚的表达而让它取代了前者。世界不是某一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于自身那儿包含着所有生命物的有生命的东西

①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30c6—d1）：让我们假设在所有一切中这个宇宙最相似于其他有生命的东西要么在单一的意义（ $\kappa\alpha\theta' \acute{\epsilon}\nu \kappa\alpha\iota$ ）、要么在属类的意义上（ $\kappa\alpha\tau\grave{\alpha} \gamma\acute{\epsilon}\nu\eta$ ）是其部分（ $\mu\acute{o}\rho\iota\alpha$ ）的那个有生命的东西。因为那个有生命的东西在其自身中（ $\acute{\epsilon}\nu \acute{\epsilon}\alpha\upsilon\tau\tilde{\omega}$ ）就包含和具有所有可思想的生命物（ $\tau\grave{\alpha} \nu\omicron\eta\tau\grave{\alpha} \zeta\tilde{\omega}\alpha \pi\acute{\alpha}\nu\tau\alpha$ ），就像这个宇宙由我们及所有其他可见的生物所组成一样。——译者

②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39e7—40a2）：当努斯（ $\nu\omicron\upsilon\varsigma$ ）看清那是着的活物（ $\tau\tilde{\omega} \delta \xi\sigma\tau\iota\nu \zeta\tilde{\omega}\nu$ ）包含着怎样一些以及包含着多少类型（ $\iota\delta\acute{\epsilon}\alpha\varsigma$ ）时，他（译者注：即造物主）认为这个宇宙也应拥有同样那样一些和同样那样多的类型。有着四种类型（ $\tau\acute{\epsilon}\tau\tau\alpha\rho\epsilon\varsigma$ ）；一个是诸神这种天上的族类（ $\sigma\upsilon\rho\acute{\alpha}\nu\iota\omicron\nu \theta\epsilon\tilde{\omega}\nu \gamma\acute{\epsilon}\nu\omicron\varsigma$ ），另一个是能够飞的和在天上翱翔的（ $\pi\tau\eta\gamma\acute{\nu}\omicron\nu \kappa\alpha\iota \acute{\alpha}\epsilon\rho\omicron\pi\acute{o}\rho\omicron\nu$ ），第三个是在水中生活的种类（ $\acute{\epsilon}\nu\upsilon\delta\rho\omicron\nu \epsilon\iota\delta\omicron\varsigma$ ），第四个则是陆行的和生活在陆上的（ $\pi\epsilon\zeta\omicron\nu \kappa\alpha\iota \chi\epsilon\rho\sigma\alpha\iota\omicron\nu$ ）。——译者

③ 即“在宇宙之原型中”。——译者